

签约北京从

北京青年新锐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凝望延安

Ning Wang Yan An

赵凝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凝望延安

北京青年新锐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赵凝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凝望延安/赵凝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1-0686-9

I. 凝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1877 号

凝 望 延 安

NINGWANG YANAN

赵 凝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49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5302-0686-9

I·672 定价: 14.00 元

军校女学员雪凝，利用假期独自去延安旅行，一路上遭遇种种曲折和磨难，只为寻找一个刻在石壁上的被时间淹没了的名字“蓝玫”。半个多世纪以前，蓝玫从上海跟随大学同学傅子恩来到延安，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女学员，投身到根据地火热的生活之中。来到延安之后，蓝玫的男友傅子恩不幸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，在蓝玫伤痛欲绝的时刻，满身军人气质的葛团长出现了。他在月光下教会蓝玫骑马，他身上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蓝玫。

蓝玫骑上烈焰马，跟随葛团长到晕城执行秘密任务，渐渐地蓝玫发现自己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北方汉子。

《凝望延安》穿越时空，两代女军人的红色激情交相辉映，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回望那一段浪漫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。

作品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：一个人如果没有进入历史的链，后人还会不会记得他？其实，“军人”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就是：大多数人都是历史上的无名英雄，他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。



◎ 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赵凝，著名青年女作家。新世纪她以长篇小说《冷唇》和《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》轰动文坛。她十八岁考入军校成为一名军校女学员，曾有过一段铭心刻骨的军旅生涯，对军队有着职业军人所特有的感情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专业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北京有口锅，供作家们舀饭吃。

我守在锅边，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。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，也干过，漏过，糊过，也挨过砸。舀饭的也多有不同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，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，转身就赶车上路——也许是锦绣前程，也许是歧路迷津，也许无非浪荡江湖。日长月久，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。

新近，这口锅添水添米，架笼架屉。热气腾腾里，新星如云，高手若霞，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。

锅边屉下，毫壹暂未耳聋，听见一位作家说：凭良心。这话谁也熟悉，且还是一句俗话，干什么的都可说，不干什么的也可说。

作家说凭良心，指的是写作的依靠，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。

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，天天可写，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。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，或是无可奈何。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——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——钉在锅边打听写作，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。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，我相信上了，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。

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，当然以情动人，要不，还有什么文艺呢？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，从何说起？多年来，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：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，只因座位的距离、角度，还有心

性倾向不一样。若干年后回忆起来，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，临门一脚是绝活！乙看见了犯规动作，上帝的第三只手，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。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，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。

山灾海难，风哭雨号。多少关头、转折、高潮、旋涡、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，不真说；多少感、多少情说不实，不实说。作家呀，偏偏说话是天职，也是本事，他扭头去说一盘棋、一场球——谁能说谁白吃饭呀！

一位小说作家，善写高大山川，气韵浩荡，新近忽然说，不写小说了。听后诧异，他也只解释：写散文，不写小说。

我疑心他要真要实，要展开历史，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。小说的虚构手段，借人说事、借事说人的绕劲儿，叫他腻歪了，倒稀罕上真的难度、实的重量。当然，只是我的臆测。

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，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，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。抽刀断水，水不断流逝，逝水不能复现。作家不能真实，只能真诚。真实一次性，真情可从容可执著，如同轮椅上的修炼。

真实是客观的话，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，大声报告：向内转。到了世纪之交，走向内心世界，排山倒海；内宇宙、器官反映、第六感、下意识，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，这就另当别论也罢了。

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，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，她们做梦：物欲的梦，性灵的梦，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。

我久读其中的一位，也愿意写写感想。但几次动笔，都遇难而

退，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，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，肝胆不适应？

作者敞开心扉，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，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。有了共鸣，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。有了共鸣，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。

细想，原来得到共鸣同时，也有曲折。从“梦”如流之中，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，称赞今日梦之美。这是怎么了？认真较真，惟有昔日贬词，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。

是什么词，有什么曲折？词有多个，在感想遇难中间，反复挑剔，精简成八字——

想入非非。无所事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开始，溃散的作家余勇，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，不免反思来路，以《金光大道》《创业史》为题来说事儿。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，别无抓挠，这题目现成，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。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，本该高兴，不料也有曲折。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，早成路线，叫做极左。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，有的敢怒敢言：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其实稍稍冷静，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？饿着还眯着，政策一变，包产到户，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。生活不从“创业史”过来，运动才走“金光大道”。运动和生活脱节，有时候还背道。作家耗尽青春，厮守孤灯，枷首爬格子，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。昨天源出真情实感，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。这可如何、怎生、哪能接受得了！

转眼进入新世纪，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。安息吧，事情

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，爱题“生逢其时”、“生正逢辰”，正、反、贬、颂，尽收葫芦中。

“想入非非”做的是反弹的梦。标榜真实，倒成瞒骗。虚构梦幻，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。“无所事事”不事口号标语，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，任凭梦境寻寻觅觅，此情此感犹如“太虚幻境”门联上的真、假、有、无。

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，市场吆喝声中，锅里热气蒸腾，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，男女双赢。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：小说没人看了，不好卖了！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“玩儿，玩儿玩儿！”也有唉声长叹：怎么写都成，怎么写怎么是。真个是“你一元，我一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

说似无意，正好踩着点子：多元时代。历来一元化，化到一元独“革”，迈不开步，憋得僵化了。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，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，只有市场嘈杂。

大毫的耳朵，爱听“凭良心”这样老掉牙的话，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。做伴而来的是告诫：回归本身，梳理来路，温温“写什么，怎么写”。古人云“饮水思源”，今人说“源头是本质”。

开锅蒸馒头，若问老起子，有史为证：

道听途说，异闻奇谈。

若问新苏打，姑妄杜撰：

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。

东西撞击，出入平安。

新陈代谢，起居百年。

第一章

一 静物：红色马儿背景

在我对蓝玫的想像中，那匹红色的烈焰马总是以不同姿态，出现在她出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窑洞前的那片空地上，或者一棵造型独特的枣树下，她站在那里，她和她的马儿静物般的出现，四周弥漫起歌声。这歌声穿过时间隧道，停留到一个独自旅行的女孩身上。女孩是军校二年级的学生，身上穿着天蓝色的网球短裙，裸露着年轻而光洁的小腿，她的小腿像玉兰花瓣那样白，脚踝处是一截干净的短袜，脚上穿着一双浅蓝与乳白相间的运动鞋。这是她出发时的情形，等她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鞋和袜都脏得不成样子了。

当年，我背着一个红黑相间的旅行包，独自一人往西北走，我的目的地是延安。当时，没有人相信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可以凭自己的双脚徒步走到延安，他们说，雪凝要能独自一人走到延安，他们就能徒步环游世界了。他们还

说，别去，太危险，你一个女孩子，单独行动不安全。学校正面临放暑假，军事院校放寒暑假时学员回家的火车票都是由学员队统一订票，然后发放到每个学员手中。

考完试的那天下午，我拿到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。

我不想回家。我要逃跑。

火车在小站停下来时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，我的同学都在车厢里忙乱地走着，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洗漱用具，到每一节车厢尽头的盥洗室去刷牙，有的站在车厢中间用湿毛巾擦脸，有的在脱鞋，有的在抠脚丫，我像个隐形人似的穿过他们走到一节车厢尽头，车还没停稳，我和我的旅行包已经沾到地面了。

我站在冷清的小站月台上，发现四周空无一人。火车无声地从我身边开走，我恍惚间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再仔细一听，又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奇怪的是这么长一列火车，竟然在一秒钟之内在我的视野里消失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

我背上我的双肩背往站台外面走，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脚下晃动，除了影子，就再没有第二个人跟着我了。我感到有点害怕，开始后悔自己莫名其妙的冒险行动，我记得在军校一年级的时，有一次军事行动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还丢了指北针，那时的心情跟现在很相像，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
这时候，有风吹过来，那排吊在半空的光秃秃的灯泡晃动起来，我的影子在瞬间分成两瓣、四瓣、八瓣……望着石灰地上变幻莫测的人影，蓝玫这个名字从我的心口轻盈一跳，然后，像阵风似的刮了过去。

二 戏剧人生

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一天，蓝玫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，她的几个以前很要好的朋友秘密地失踪了，那时的蓝玫是上海一所大学里的学生，读的是外文系，却极其向往艺术，尤其喜欢戏剧。

蓝玫和几个同样热爱戏剧的朋友经常聚在一块儿，研读外国戏剧，或者在某一家的客厅里排一两场简单的戏。戏剧是他们聚会的理由，也是他们相互友好甚至爱慕的基础。傅子恩就是在戏剧的华丽大幕下出现的，他和蓝玫不同校，是蓝玫的同学唐笑岭的朋友，唐笑岭的女朋友童心月也很喜欢戏剧，这样他们几个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。

星期天下午，太阳总是显得懒洋洋的，它黄黄地涂在蓝玫书桌对面的那面墙上，有一张西洋风景画的金属框反射着一点阳光，很刺眼地直逼蓝玫的眼睛。蓝玫躲了一下，想躲掉那束光线。楼下不知是谁用钢琴正在弹奏一支曲子，那是一支陌生的、蓝玫从未听过的曲子，丁丁冬冬的声音如流水般急切地流过去。蓝玫忽然被那种声音抓住，她偏过一点脸来细听，刚刚那束剑一样的强光又直射到她脸上来。

那是一束来自未来世界的光线。

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，蓝玫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，可此刻她却一无所知，她的兴趣都在戏剧上，她关心的只是眼皮底下的一些事。

“喂，请问是傅公馆吗？我请傅子恩听一下电话。”

对方让蓝玫稍等一下，然后，隔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来听电

话，蓝玫听出是子恩的声音，子恩解释说他刚才躺在床上看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家里的老妈子来叫他听电话，拍了很长时间门他才醒来。

蓝玫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写剧本写入迷了呢，原来是在睡觉啊。”

子恩说：“我昨天……”

蓝玫说：“你昨天很晚才睡。”

子恩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《蓝色房间》改得差不多了。”

蓝玫说：“真的？太好了。我今天听到一支曲子，特别适合你的《蓝色房间》，可我就是不知道他弹的到底是什么曲子。”

子恩说：“你就把它想像成一个蓝色房间吧。”

三 画室

蓝玫是我外婆家最小的一个妹妹，外婆谈起她，总是管她叫蓝妹妹。蓝玫突然放弃学业，跟随一个男人离开上海去了延安，在我的家族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她的这一举动，听外婆说不少亲戚认为“她是被爱情冲昏头脑，跟男人私奔了”。

我外婆不同意这种说法。

那天晚上，蓝玫家有一个小小的艺术聚会。蓝玫的父亲（也是我外婆的父亲）是银行的高级职员，蓝玫的母亲年轻时读过师范，是个有知识的家庭主妇。母亲平时喜欢画点小画，国画、西洋画全都懂一点。蓝玫的母亲是当时的一个新派女性，她从来不和银行同事的那帮太太们来往，她看不起她们一门心思只知道买

料子做衣服或者打牌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样子，她认为女性应该有所追求。

可是，到底追求什么，她又有些茫然了。

她只是隐隐地觉得，要跟别人生活得不一样，这是指精神上的，而非物质上的与众不同。

于是，她选择了画画这样东西做武器。

在蓝玫九岁那年，蓝玫的母亲开始学画，她首先把家里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都巡查了一遍，那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上午，蓝玫的母亲早早地起了床，在丈夫去上班，女儿去上学之后，她开始用陌生人的眼光来巡查这个家了。

佣人在厨房把碗筷弄得丁当响。

蓝玫的母亲赤脚走在木楼梯上，心情格外地好。

她想，她就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了，这间屋子要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布置，要布置得充满艺术气息，不能有一点世俗味。一想到这儿，她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玻璃艺术灯罩的式样和带长流苏的窗帘的颜色。她想买一种带有妖娆水草图案的窗帘布来做窗帘，一切能引起幻觉的图案都是蓝玫的母亲喜欢的。蓝玫的母亲挑中了二楼离夫妻卧房较远的一间，推开房门，里面涌出一股霉味。那一天，她从房间里整理出了许多旧东西，旧的蜡烛台，旧的暖手炉以及旧书旧报，她把佣人喊上来，让她把旧东西统统扔出去。

蓝玫的母亲在腾空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空气中布满了一种灰尘的味道。她想她就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了，她就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了。

收拾完房间，蓝玫的母亲好好泡了个热水澡，浑身喷香地从浴室出来，看看时间还早，就决定去买那种想像中的窗帘布。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，看见九岁的小蓝玫坐在空屋子里惟一的一把椅子上看书。

——这房间怎么空了？

——妈妈要把它腾出来画画。

——为什么要画画？

——因为心里喜欢。

蓝玫后来一直记得她跟母亲的这段对话，母亲的艺术气质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母亲的画室一直是小蓝玫最爱去的地方，那些斑斓的色彩令她着迷，她可以一直待在母亲的画室里，一声不吭，直到天黑。

蓝玫的母亲在画室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后来她将她画的许多画送人，不少她的朋友家里都有蓝玫的母亲画的西洋风景画。我在一个上海女作家的回忆录里还找到这样一个证据，证明当年蓝玫的母亲确实画了不少画。女作家说，她母亲曾到欧洲留学，做派很是西洋化，床头挂着罗静怡的画。从资料上看，这个罗静怡，就是蓝玫的母亲“静怡”。

四 《蓝色房间》

聚会的那个星期天的傍晚，蓝玫坐在家里等傅子恩，眼前出现大片奇异的蓝颜色，《蓝色房间》剧本里描写的场景，先在她脑海里一幕幕上映，她又听到了下午听到过的钢琴声。

蓝玫顺着那琴声一路寻了去，一心想亲眼看到那个弹琴的人。他弹的曲子简直太适合《蓝色房间》了，《蓝色房间》的剧本在蓝玫脑子里一幕幕走的时候，那曲子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给他们的戏配上音乐。蓝玫从家里出来，看见外面的天已黑了，门前那片巴掌大的小花园里亮着一盏水银灯，那水银灯的光似乎不是为了把周围环境照得更亮，而是为了把周围的环境衬得更黑。

蓝玫到邻居家去找那个弹琴的人，那人家的花园很黑，是那种没有指望沉寂到底的黑，只有一扇落地的欧式长窗里泄露出一条金灿灿的光线。蓝玫在小路上徘徊了好一阵子，她很想看看弹琴的人，却羞于去按人家门铃，又不好趴在人家窗子上偷看，正在犹豫之时，花园小路的尽头升起一个人影，那情景很像戏剧里的情景，人影越走越近、越变越大。蓝玫正恍惚着，人影忽然开口说话，他说：“原来是你啊！怎么站在这儿？”蓝玫这才听出是傅子恩的声音。

傅子恩的突然出现好像打断了什么。

琴声停了。

直到蓝玫离开上海，再也没听到那琴声。

——我怎么从没听到过那支曲子？

——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曲子。

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那帮朋友早来了，大家开了几句他俩的玩笑，然后开始研究剧本。《蓝色房间》是一个受西方影响很重的戏（我把它想像成一个当时的实验剧），探讨人性与爱情主题，戏中的女主角（欧阳纯蓝）迷恋蓝颜色，穿蓝色衣服，住在四